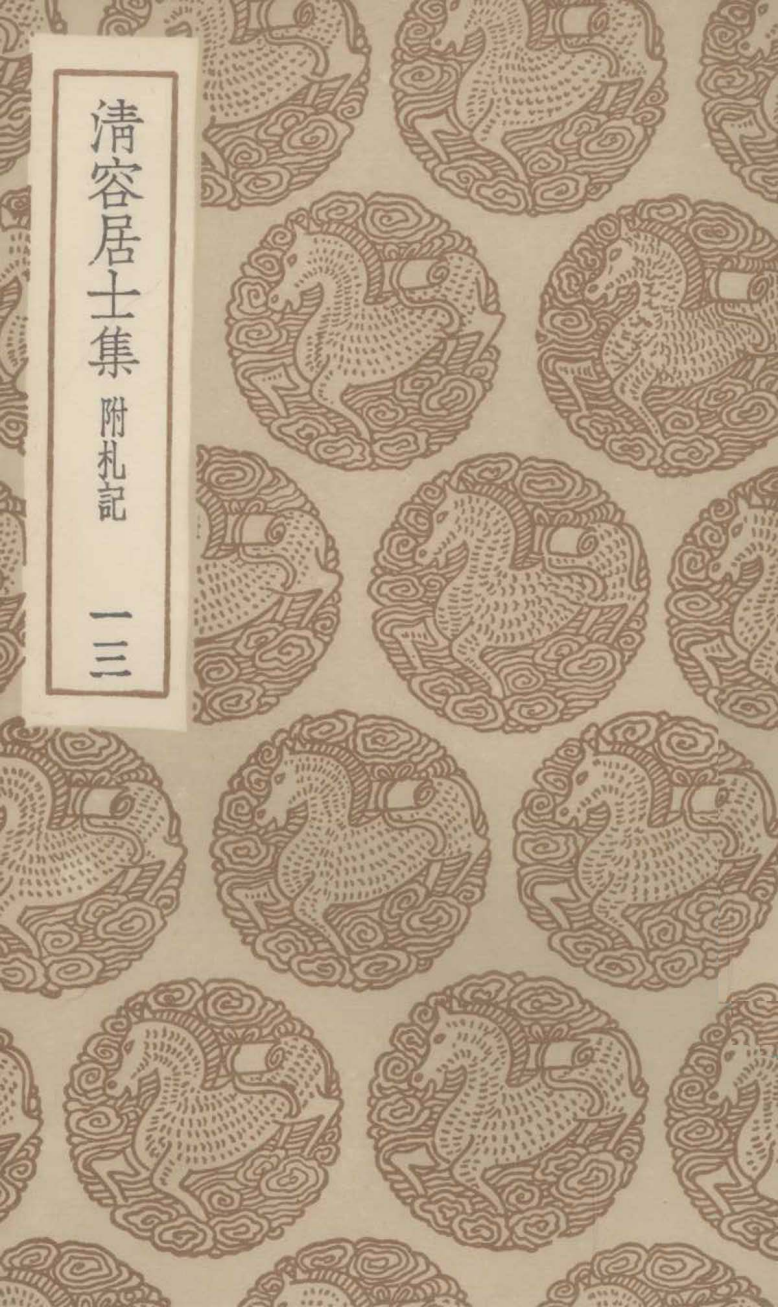


清容居士集

附札記

二三



清容居士集

附札記

(三十)

袁 煥 撰

王雲五主編
張書成初編
清容居士集
附札記
三十冊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

撰者

袁

桷

發行人

王

上海河南路
雲五

五

印刷所

商

上海河南路
務印書館

發行所

商

上海及各埠
務印書館

美

清容居士集卷第五十

題跋

書正肅公懲忿窒慾題扁

忿、慾皆發之不中節者。桷嘗讀易之咸。以無心爲感。何思何慮。是則安有不正者哉。漢儒言感物而動。失旨多矣。先正肅公謂忿近於剛。以欲爲剛德。不足探本澄源。有合夫繫辭傳之說。故其平居奉身如玉雪。危言讜論。百壬交避。其剛之謂也。清齋端居。不邇聲色。此絕欲之效也。居朝不一二年。輒以直道去。湯文清哭公之詩。有曰。獨留事業在江東。真實錄也。從子瑛居龍虎。居室以四大字。昭示戶冊。且築象山之麓。爲精舍。審其傳授。保形以靜。老氏之說。養厥靈根。吾儒之說。是則安有忿慾。易曰。無有師保。如臨父母。正肅之訓。豈虛言哉。泰定二年上巳日。族孫具官桷再拜謹書。

跋正肅公手澤

吾宗由宋仁皇時。光祿公穀與祥符縣丞同舉開封。祥符後居東京。建炎兵變。祥符孫太保挈家從青州軍以歸。是生太師衛公。厚德退讓。而光祿公家自朝奉公亦漸替。至正獻公入太學。師陸文安公。登淳熙辛丑第。衛公之子越公。從正獻游。考兩家南北之分。始得合譜。訖受學于正獻。癸卯歲。越公與計偕不赴。淳熙丁未登第。自是先後爲祕書省官。爲侍從。人咸曰。叔姪之盛。師生之榮。於是見之。正肅公見越公鄉

薦時年始九齡。自是敦敍不絕。兩家厄於祝融之災。舊藏幾盡脫焉。以僅存者猶數十紙。從姪則瑛自龍虎還里。曰。蒙齋先生遺愛在江東。社而祝之。罔敢墜。因以手澤二通。俾爲象山證契。曰。大資同知。桷之曾大父。曰。思贊府判。實則瑛之曾大父。噫。世運既殊。喬木彫落。書其本末。願刻諸山中。以爲永久。秦定二年三月甲寅。族孫具官桷拜手謹識。

題從子瑛城門八詠

始余讀陶靖節諸賢詩。志意憤悱。抑其意而爲之言。蓋將以從其類也。五君八哀。杜子美規規然相近。羈窮不偶。故竊其似而爲之者焉。龍虎山爲道士據會。奇怪嶄創。率可以見於詠歌者。書於志。見於碑誌。跬步不敢以軼。而吾從子則瑛。作城門八詠以相示。首之以仙隱。言夫宗師創始之難也。曰。茅山。易高士靈寶之創。首龍虎而終于茅山者也。曰。天谷。慕真隱而不聘于外。詠蓬華之所居。則與天谷竝。或曰。蓬華勝之。曰。玄洲。三隱東城。慕其孝友。而能以肥遯自處者也。曰。碧玉。則曰。我越公之德未墜。粵昔旌陽公以厚德植樹。而奉祀有缺。懼不能以承噫。今爲方外流者。絕其本枝。而獨吳特進不若是。則瑛能亢宗。叔老矣。不復有望。異時見吾中散公朝。請公之子孫成立。非子也邪。

跋外高祖史越王尺牘

某伏以即日毒暑在候。正君子齋戒之時。共惟撫幹國錄。盜德在躬。默有神相。台候動止。倍介繁福。某歸老山林。一念不作。殊覺強健。不足云者。蒙示張公行狀。可發一笑。識者觀之。必有公論。建郵以來。錙積寸累。車馬器甲。符離一掃無遺。東南膏血。竭於叛亡。目今州郡窮匱。皆由當時不郵國計。以償功名之心。某所不忍爲也。某此心。天實知之。主上實知之。不卹後世之無聞也。吾人

以謂如何。竹洲所寓什物無恙。幸置慮他觀。輜養以前光大。異時橫畫。慰區區之所期待。幸甚幸甚。五月日太傅保寧軍節度使致仕魏國公史浩劄子。

朱文公作張忠獻行狀。一出南軒之筆。不過題官位姓名而已。後致三敗事跡。始悔昔年不加審覈。歸咎南軒。然亦無及矣。符離之敗。陵陽李伯微甫載其事甚詳。今不敢爲忠定辨明。直書其所紀曰。符離之役。軍資器械。失亡殆盡。張魏公初聞之。疑虜人踵至。甚懼。卽軍中解所佩魚。遣歸朝官。太平州通判劉蘊古朝議大夫。使虜求和。僚吏有止之者。乃奏乞致仕。又乞朝廷遣使。孝宗不從。旣而虜人不復南。魏公乃謀再舉。上亦不從。及和議將成。魏公持之甚確。左相湯慶公因白蘊古之事。由是魏公遂絀。李與張俱蜀士。史筆不敢有所隱避。桷以外諸孫。尤宜尊所聞以傳信。忠定尺牘無一字失實者。此豈私喜怒而爲言者歟。泰定二年五月甲子。具官袁桷再拜謹記。

書瓶城齋記後

抑嘗觀易而得兌艮焉。澤以漸摩。言之於家者也。澤而不止。幾於險矣。節者所以懼其過也。當位以節。節斯通矣。艮者。總其身而身有止也。思不出位。艮道之致。因地以光而復降焉。斯謂之謙。謙非忘於事也。故鳴謙之象著而用節之。斯益困矣。凌侯商榷事物。默以全其機。清介自律。人莫有敢犯。戶冊之訓。深契易理。敢誦所聞而質諸良月。旣望。越袁桷書。

跋汪龍溪外制草

崇觀詞臣。以扇對全語爲高。獨龍溪先生痛掃時弊。盡復元祐之舊。方羽書飛馳。顛沛道路。非如昔人夙

構古語而德音四達。甚於奉天之感泣。不幸爲秦氏子。擯斥遠道。而先生迄不得再入矣。抑嘗考宋世內外制之作。至公而始備。故其翦裁也。有丁夏之風。其典雅也。備曾王之體。肆而不野。麗而不侈。則駸駸乎歐蘇矣。今觀手藁。遂書所聞。以寓仰止之意云。乙卯七月望日。袁桷書。

書劉貢父舍人種竹倡和詩後

元祐元年九月。蘇文忠公以中書舍人爲翰林學士。十一月。劉仲馮。孔經甫。爲左右史。蘇文定。曾子開。爲中書舍人。蓋同月除書也。劉公由祕書少監入掌詞命。蓋與大蘇公相後先。孔常甫則猶在著作廷兄弟。父子嗚呼盛矣哉。鄧右丞熙寧間。以九制之譽。積十年爲承旨。自負灝噩。詎淺淺耶。嘗攷元祐初元。實維丙寅。姤遯之基已萌。是歲溫公薨。黨論興。詩禍作。馴致宣政紹興丙寅。秦相擅持。南北分裂遂定。至於開禧。則罪歸于韓。咸淳罔上之罪。昭于賈氏。不十年而宋亡。治少亂多。明于天人者。未嘗不深知之。噫。前乎乾德天聖之際。又何其盛也。今歲距丙寅。僅僅十禩。文明之運。誠在于此。仰止先哲。感慨係之。丙寅人。袁桷識。時延祐乙卯。十有二月庚寅也。

跋蘇子美帖

滄浪翁中年書。猶未精詣。後沈鋼黜落。浩然之氣。悉心用資。以爲翰墨。祁公號婦翁。竟公密友。終不能爲之道地。前代法律之嚴若是。

書蒲傳正左丞帖

左丞蒲公文學政事。熙寧元豐之時，號爲名流。後出爲亳州，未幾以揚易杭，皆東南要郡。此手帖蓋由毫入覲時所作也。蜀由孟氏以來，無兵革鬪爭，文士迭出。至元豐時，爲翰林學士者十餘人，公其一也。宋世仁英正史，皆公纂修。今藏史院可考。皇慶癸丑，桷得與其裔孫道源同爲史屬。蒲爲西蜀大族，三卯之變，徙興元者，獨能保其宗。家譜整備，遂以先越公所藏左丞公手澤歸之，以永其傳。噫，綸言汗簡，皆家世舊物。桷無以進議，厥今理學宏闡，實始於春陵周元公。元公之道之學，實蒲公紀其事，立賢無方，願於諸孫有以廣之。會稽袁桷書。

跋懷素揮翰帖

懷素書多才翁兄弟所書。至明昌諸賢，尤競習此體。余在都下所見凡數十卷，皆僞贗可考。獨此唯宣和舊物，審爲非臨模者。

跋柳公權書清靜經

韓氏閱古堂清靜經，乃越石氏家藏舊物。石居新昌，慶曆時刻此帖，後入復古。方韓貴盛時，遂得此帖，悉有紹興圖璽。此籤標光皇手題。石氏墨本失之拘，紹興本失之瘠。韓本失之弱。今覩真蹟，硬黃古紙，松煤老色，無纖粟繆妄。視昔三本，真碣砮也。龍集戊申至大改元甲子日，桷謹審證于後。

跋顏真卿誥

前人多疑祖父誥，非其子孫所可書。魯公舉進士，開元年已長成。昔人誥勅，必擇能書者填補。從唐考之，

徐季海之於其父嶠之是也。從宋考之。蔡君謨米芾是也。此卷舊入思陵復古殿。後入祕書省。先越公爲祕丞時。掌圖籍。凡唐相誥皆入錄。蓋德壽晚歲。悉以前賢誥入祕省故也。今李紳誥及徐顏諸誥。皆舊物。審定無疑。

書舊作九華臺賦後

潛庵鄭先生。兩入翰林。纂修凡例。多出其手。于時桷亦補史屬。適相後先。未幾除江西儒學使者。所居近玉堂。矮屋脫粟。不堪旅瑣。先生清言介行。每言數百年承平事不絕口。桷不揆參錯承接。時則有新安汪尙書孫漢卿爲供奉。廬山曹端明子愚爲編脩。此數公者。皆先世情好。而桷以外舅祕閣公敍宗盟於相府。事契彌相厚也。先生生於淳祐甲辰之重九日。先侍郎因之以命名。家居築九華臺。深致意焉。于時桷實賦之。由江西歸里第。不數年而捐館。其子公許以門功入官來京師。攜混元山居題詠手澤一卷。而九華臺賦實附于後。俯仰疇昔。邈不可得。而桷不自知止。因循翰苑者今十五年矣。學不加進。而道日益損。異日當假道青溪。拜先生之墓。驗昔時手植之花木。因以有推其子孫之興盛。願嗣以記之。延祐三年三月己巳。袁桷書。

書李巽伯小楷夢歸賦

趙子固有跋

洛陽李巽伯。建炎初。同朱希真避難南來。名望文學。與希真相上下。而作字體製。亦復相似。希真書相鶴經。朱文公評之矣。余嘗聞先生長者言。黃長睿崇寧間游洛陽。作九詠楷書深刻。故一時洛人皆師慕之。

希真巽伯。又其似之者。字學廢已久。宣和立書學。主上所好。乃薛稷禁經。所謂字則長而逾制者也。則朱李二公。寧得爲博士耶。希真嘗和巽伯詩。伊水嵩雲未歸得。說平生處淚浪浪。蓋與夢歸同意。又曰。琴書撼驚眼。文字更過人。巽伯翰墨之妙可知。今觀趙子固評書。力宗元常。而宋朝習鍾書。惟黃朱李三人。暨姜堯章子固耳。余嘗見丙舍帖。徐浩模本。出尤端明家。又見褚河南摹力命表。唐本。皆纖濃適潤。至比閣絳宣示表。如出二手。則學鍾書者。猶可置論。乙酉歲。余見今翰林承旨趙公子昂於杭。于時愛堯章書譜。手之不釋。逾三十年。趙公小楷妙天下。是蓋脫其形似。而師其神俊。此卷舊藏南康黃可玉。可玉嗜古剛絜人也。後授其徒董君有能。能寶之。願質諸承旨公。作書評焉。俾勿壞。延祐五年八月乙卯書。

題東坡嶺表書歸去來辭贈卓契順道者

東坡先生居嶺海。惟卓契順巢元脩。不遠數千里。芒鞋問訊。元脩有傳。而契順止書歸去來辭與之。如有欠恨。桷於德常家。始獲見真蹟。落墨淋漓。光透楮背。見者皆竦然以起敬。而元脩傳非精熟蘇文者。未嘗接識。昔人以鼎彝傳遠。謂於監觀有補。德常宜廣刻。使家有其書。任恤之道。見於盛世矣。

跋吳丞相繳京湖帥賻陳清敏帖

嘉定十一年。先越公與清敏公同在殿廡。實得吳毅甫丞相爲第一。清敏之薨。丞相深德之。爲作書闡帥。于時賈相年未四十。方折節慕名。丞相書至。詎敢靳嗇。清敏子孫。又安得以不家於喪爲辭。故事大臣薨。有旨州郡治喪葬。深恐後人不知。以清敏公家爲有請。故表其本末若是。

書世綸堂雅集詩卷

吾鄉盛時。比屋皆故家大官。咸淳賈相擅國。絕惡四明。由是衣冠皆爲月集。悉不敢議時事。卒至國亡。無賣降于外者。當至元末年。諸老先生猶亡恙。時則有深寧王先生師表模範。世綸雅集。猶有洛社耆英之遺意。甫三十有四年。風塵變更。乘虬上征。無有一人在者。覽先郡公之遺墨。不勝悲慕。世綸主人於是下世亦二十年矣。楫以契家子。猶得從封胡羯末之後。願相與勉焉。以圖無斃。

題樂生詩卷

詩於唐三變焉。至宋復三變焉。派於江西。變之極有不可勝言者矣。劉南嶽少年以詩自名。晚歲獨尊楊廷秀。考於風雅無是體。參於唐宋無是體。以斷絕直致爲工。叱咤轉旋。駸駸乎江湖之靡者也。吾鄉前哲所爲詩。倣韓而不能博。師蘇而不能宏。然卒無江西之弊。誦建安黃初之作。推而至於風雅。則亦有徑庭矣。定海樂君之才。以一編介蔣君玉度示余。且求敍引。噫。詩不能以易言也。觀其平淡者合自然。孤絕者得深悟。繪物不鄰于巧琢。至境合心會。灑然百谷之泉。必達於衆流。是亦於詩非積學有源者不能是也。余終老林泉。異日相尋於寂寞空絕之地。相與酬倡。又將盡其說焉。

書孫僉事訓子八字說

一貫之旨。忠恕而已。其語簡而易明。大賢之教人曰不妄語。聖人之教子。則曰立與言二字而已。過於文則漫不加省。切於近則易以自持。孫公濟川之家訓凡八字曰。吾將以訓于家。吾子之果能爲儒也。必將

由是以得名。使不至焉。則守斯言也。其不爲小人之歸也明矣。求余言以增警。遂書以歸之。俾勿墜。濟川子名某。日不廢學。將以儒術起家。桷老矣。猶將見之。

書党承旨篆杏壇二字後

翰林承旨党公篆法妙一時。所書杏壇二字。刻于曲阜。藹然風雪之意。千載一日也。衍聖大宗南徙三衢。設祀有廟。傳嫡有緒。今郡守趙侯敬之。髣其舊址。築壇於旁。昭揭二字於其上。有新豐肖似之意。見堯於牆。著存不忘之義也。若曰思其居處。孔氏子孫萬世不怠。是則趙侯之用心良厚矣。泰定三年二月。具官袁桷拜手謹記。

書吾子行篆書陰符經

唐世陰符始大行。原於李筌。成於李靖。貞觀皇帝始酷好之。命褚河南凡書一百九十本。貞觀之意。蓋廣用兵之說耳。李筌託神姥之言。乃曰。上有神仙抱一。中有富國安民。下有彊兵戰勝。又妄增六注以惑後人。然終不可悉解。而吾子行復書之何耶。唐人作篆。惟書千文。蓋懼學者之未易察也。徐鉉作項王亭賦。仿李陽冰裴公德政碣之遺意。子行沈困市隱。豐碑巨碣。不能以自見。寫其幽曠。託焉以自逃者也。余嘗聞善書者。大篆不得入小篆。隸書最懼入八分。使子行在。吾願相與評焉。

題劉明叟詩卷

大裘無文。良玉不琢。質至美而無可揀擇也。言爲心聲。而詩章之衍溢。則又若必事於模範。論至於理盡。

所謂模範者特餘事耳。黃太史嘗言寧律不諧，不使句俗，以建安黃初之法較之，似若有病。然太史所爲詩，鍛鍊之工，過於前人，其所謂不諧者，蓋其變體耳。吉安劉明叟示余詩一編，不事雕飾，意氣凌厲，理勝而語完，嶮谷之竹，合於自然，不假按抑，而宮商敷宣，各當其職，手之不能以釋，因以夙昔之所聞者，書于後而歸之。

題閔思齊詩卷

唐詩有三變焉。至宋則變有不可勝言矣。詩以賦比興爲主，理固未嘗不具。今一以理言，遺其音節，失其體製，其得謂之詩與？隴西閔思齊示所爲詩，沖澹流麗，疊疊做唐人風度，寄興整雅，將駸駸乎陶韋之畦町矣。近世言詩，莫不以三百篇爲主，經緯之分，茫不知所以。由遠自邇，漸入魏晉，詩寧有不工者乎？思齊敏而且勤，輟食忘寢，和平多而淒怨少，氣完體充，不以沮折爲可撓，事物之來，處益有暇，故其見於心聲者，無羈窮不偶之意，讀其詩，以余言爲證，斯得之矣。

書吳明之文編後

始余見閩清吳明之于成均，神度秀朗，游于公卿，將以奇言直氣，感動鉤說，輒同坐席，復與一時之能文詞者，聲摩度測，守繩合則，駸駸乎班馬之軌轍，而建安黃初之餘事，將力進而不肯止也。余旣得請歸隱山中，江浙挽余以校文，會有亡子之戚，旬日卽出，後知明之試進士不中，幸不余誚，而深病有司之不察也。暨來四明，將返閩中，示其所爲詩文若干卷，讀之不能置，是誠得于遠游者多矣。見聞窘于州閩，春檣

之適不足以自廣。而冒萬里者。多大言以賈禍。若明之之游歷。漸靡薰陶。悉輯於翰墨。藉爾求配於古人。誠不爲過。使果有遭。吾見其揚于王庭。清遠自儀。潤色敷釋。詎止于是。編之所述哉。因書以爲異日之俟。泰定三年十有二月辛未朔。見一居士袁桷書。

題雲岡圖詩卷

王侯叔能守會稽。將悉意山水。以攄其夙慕。下車未幾。沿省檄治船事。往來市衢。意若有不樂。值寧侯善繪事。命作雲岡圖。朝夕觀覽。蘧蘧栩栩。見似人而喜者也。余嘗聞巖居谷隱之士。有言夫細旃廣廈。未嘗不心掉目駭。而久居朝廷者。志念專寂。凡其可喜可愕之事。皆不足以動。故其於山林之趣。介乎其不拔。一使肥遯。將終焉以無悔。若是則賦此圖者。其爲招隱乎。其爲反招隱乎。

書馬元帥救荒事實後

司獄永嘉林君萬里。彙次元帥馬公救荒事實一鉅編。俾有言。嗟夫。斂散之法。不行於今。爲牧守者亦難矣。因時之凶。復抑其直。是則於商旅奚有望焉。董煇輯救荒書。至盡至美。迄莫能有遵其說而行之者。病在於執一。虛心以求。則今馬公之政其近之矣。林君之編曰。台民四十九萬有奇。其粟率糴者一十四萬七千有奇。糾於富家。幾三萬石有奇。當是時。以一郡之民。能動于上聽。其出粟至于十有四萬。非身任其責。所爲文書不大懇切。不能至。是富民遭荒。抑損以售。亦必有道。數盈于三萬。則其便不便有不得已而然者也。視瘠而坐弊。仁人之所不忍。邀名以幸成。夫豈仁人之用心。馬公之政。集衆思以爲其佐。林君

之爲首奉行而不失者。皆公所辟佐吏凡五人。見於所行事實。不復著記。禮之言曰。三十年之通制國用。量入以爲出。馬公耆德碩望。將參預于天朝。願以今之所行爲權。而以經制告于廟堂焉。則得矣。

書孫孝子事實

余待罪翰苑。見友人張希孟、郭幹卿所爲孫孝子碑及序引。卓卓表著。二友非取佞以悅夫人者。今歸老田里。又見程琚、孟夢恂、二文士作孝子傳。事益詳密。文雖不同。而紀載各有條理。信矣哉。事至實者易於言。孝非以干名而名隨之。是見信於州里。有不得揜焉者矣。五典之常。心之固有。聖人設爲司徒以職其教。唐虞之世。見於旌表。是則上古猶有失其良心者。今觀孝子之行事。悉合於五典。刻意肥遯。乃今起家入御史府。策名振德。政事施設。皆其素所蓄蘊。觀風宣化。家至而戶喻。矧今爲澄清使者。薄敦懦立。反其澆漓。惇行孝悌。悉以其躬行施于七郡。不亦美乎。孝子今爲浙東肅政僉事。名楫。字濟川。泰定二年二月甲辰。前史官袁桷書。

書戒壇儀後

余居鄰開元寺。其戒壇精嚴肅靜。過者莫不悚息。間遇度僧。必一往閱之。見其結跏藉草。持怖畏想。口誦加護不絕。天神炳靈。至有登壇仆絕。不能終事者。由是雖獐夫惡子。率罔敢廢懈。噫。使常持是心。安有所謂地獄也耶。悟心源律師。定上壇結夏等儀式。願廣施諸方。使人人如初受具足戒時。清淨法海。與大雄氏告衆無異。不然。酒池肉林。罪劫可勝道哉。

書大般若經關後

大雄氏以汪洋廣博之說。喻於羣迷。萬緒千說。故其爲書。讀之茫然不知畔岸。師其說者。始作關籥以抽其祕。由是旁行側注。機要立具。夫相從心起。食息之際。其來無端。卽其書以求。似若未盡。捨相以求。則所謂一者。猶以爲形跡也。皇祐庚寅。有僧省悟。以三藏法師大般若經通關。重加校定。至皇元泰定甲子。實相距二百七十五年。時有演忠律師。其名亦曰省悟。復爲聲聞入道行位記三卷。補昔時之未備。殆與前哲夙相脗合。體一分殊。吾儒之說。近世釋氏率竊取以爲祕。探索於毫釐之際。殊失其旨矣。自博而約。吾於是書深有取焉。悟師類其書簡密。將與後來者共。異時執一以持。捨一以悟。則觀是書者。爲入道之軌轍明矣。

書文宗周祕藏圖詩卷

宗周法師作祕藏圖。深取吾儒一貫之理。昔濂溪周先生衍太極圖。體一而用異。歸其異于同。則用猶一也。斐然默契。不能已于言。而法師春容鏗鏘。振孤桐之遺響。發天籟之靈竅。又率其講下。珠聯璧耀。將極其深造。不出乎祕藏之旨。而其融液變化。雖億萬猶以爲未盡。歸一之效。于是乎見。桷老矣倦游。相望南湖。跬步還往之便。願自此始。

題疆上人疊秀軒賦後

楚之詞不作久矣。晁無咎氏始分其言爲二。淵乎得其微旨。離騷九歌。判不相合。漢魏而降。一而爲之。續

密者爲揚馬。反復悲悼。漢帝所謂鄰於楚之聲也。左太冲融液藻繪。能爲一繼者。不復若是。晁氏豈虛語哉。吾鄉高端叔先生。作變離騷。直與古昔相抗。而或者謂羈窮不偶。怨悱不得以自振。今疆上人作驃騎山賦。及疊秀列清二賦。手而讀之。誠駸駸乎古作矣。渡江以來。諸賢蹈襲蘇學。以雄快直致爲夸。詩與文率相成風。科舉學盛。屈宋不入於口耳。積弊幾二百年。山林枯槁之士。尙何能冀其髣髴。是則皆吾徒之罪也。上人語精意新。無模鑿之弊。言道也。師遠游。託興也。鄰九辯。嗟乎。余老矣。上人當勉之。投閒謝事。願相與過從。將復見於雪竇玉几諸山斯幸矣。泰定二年閏月乙亥。清容居士書。

書禪林備用

周官擯相行祀。升降玉帛之事。禮爲禮。儀爲儀。何謂禮。執以告王者是也。儀者。陳設綴兆之位。一定而莫易者也。經籍旣焚。淹中之出不全。後人以意損益。僅見於朝著。若少儀。內則。弟子職。所當行於家庭。一切廢棄。儒先屢致意焉。釋氏之教爲三宗。見於動作日用。不敢一有犯越者。爲律宗。達摩之學則不然。調伏於準繩之外。放形骸。黜邊幅。守禮者莫能與之辨。而其從心不踰矩。卒有合於自然。是則繕性之效。略外以理內。於斯見之矣。淫慾嗔恚。皆謂之道。大雄氏託言爲喻。將以語夫上知。愚者不察。悉得以自恣。職教者憂之。於是爲清規而曲爲之防。數百年來。遵守罔替。世愈薄而俗愈侈。奇袤曼美。充滿區宇。澤山咸大師。始輯廣其未備。詢于耆舊。證于編簡。作備用十卷。以拯其極壞。其勤苦之志。於是書足以見之。余嘗聞咸師縛律以爲禪。守其師說。不肯以從于人。清嚴峻整。講道不輟。頑薄敬避。其死也尤奇偉。余愍夫吾儒